

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

湯開建

[摘要] 新澳門歷史文獻檔案是澳門學的核心內涵與研究基礎。澳門學的深入發展，離不開新史料的發現。本文就新近發現的來自全球各大圖書館的十種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予以公佈，內中的材料，很多細節都是獨家所有，不見於他書，蘊含着極為豐富的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之重要史實。此十種文獻分別是：葉權《沙南遺草》之〈夜泊濠鏡澳〉、許孚遠《敬和堂集》之〈請諭處番首疏〉、喻安性《喻氏疏議詩文稿》之〈澳門立石五禁〉、陳常〈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之〈更置山海將領疏〉、盧驥《長崎先民傳》、張漢喆《漂海錄》、黃高啟《越史要》、姚衡《寒秀草堂筆記》、繆艮《塗說》。

[關鍵詞] 明清 漢文 歷史文獻檔案 澳門

甚麼是澳門學？筆者認為，最簡單的回答應該是：澳門學就是澳門歷史與文化，包括文字層面的歷史文化和物質層面的歷史文化。而更應強調的是：在澳門歷史文化中，其核心內涵就是指一切歷史遺存下來的文獻和檔案。對於這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馳譽於國際學術界的“敦煌學”是一個極好的參照。“敦煌學”之所以能成為“敦煌學”，其權重就是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敦煌經卷和大量的敦煌壁畫，以及相關的考古材料。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敦煌經卷總數達七萬餘件，散佈於世界各地，其內容涵蓋歷史、地理、宗教、文學、語言、藝術、科技等各個方面，其語種包括漢、蒙、藏、梵、回鶻、西夏、粟特、于闐、吐火羅、敘利亞、八思巴等。在這一點上，澳門學所包含的歷史文獻、檔案與“敦煌學”有着極為驚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說澳門學所產生的澳門歷史文獻與檔案，不論是涵蓋地域及內容之廣泛、還是檔案存積之規模與數量，均遠遠超過“敦煌學”。正因為有了這些豐富的歷史檔案與文獻，澳門歷史研究才能發展成為澳門學，正因為有了澳門學，澳門才能真正的立足於世界文化之林。

自2008年至今的十餘年時間內，筆者一直對全球澳門學文獻進行調查，也對全球漢文澳門歷史文獻檔案進行收集、挖掘與整理。通過十餘年各種資料庫的網絡搜尋和世界各地檔案館、圖書館的實地調查、訪問，搜集到的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收獲頗豐，僅鴉片戰爭之前的文獻檔案就有3,000餘種（其中有400—500種為日本、朝鮮、越南文獻），當中記載了

作者簡介：湯開建，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資料，其中大部分已見於現在已經出版的各類叢書中，但還有一部分並未有出版，其主要度藏地包括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故宮博物院檔案館、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館、台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日本內閣文庫、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越南河內國立圖書館及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澳門歷史檔案館等地。

在很多海外的檔案館和圖書館裏，尋獲和發現的有關澳門問題的新文獻和新檔案數量極為龐大，而且都蘊含着極為豐富的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之重要資訊，據初步統計，這十餘年來由筆者團隊發現的相關文獻檔案不下千種，有一部分已向學術界公佈，是次筆者再公佈以下十種新發現的澳門漢文文獻檔案。

一、一首早期的關於澳門的詩歌〈夜泊濠鏡澳〉

研究明清澳門文學和澳門詩歌之學者，最先提及的就是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的幾首關於澳門的詩歌：〈香粵逢賈胡〉、〈聽香山譯者〉、〈香山驗香所採香口號〉，湯顯祖是萬曆十九年（1591）來澳門的，一般人都將其列為有關澳門的最早的詩歌。最近筆者在閱讀《明別集叢刊》時，發現了一首比湯顯祖更早的澳門詩歌，那就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曾經遊歷澳門的安徽布衣葉權，^①他來澳門時給我們留下了一首〈夜泊濠鏡澳〉詩，其詩見於其文集《沙南遺草》中（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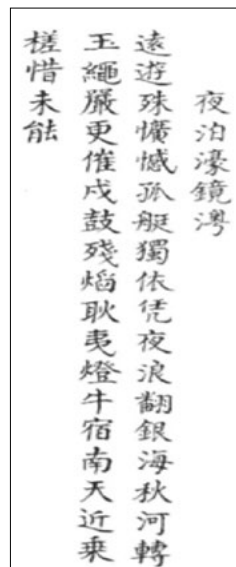
〈夜泊濠鏡澳〉

遠遊殊憤憾，孤艇獨依凭。夜浪翻銀海，秋河轉玉繩。
嚴更催戍鼓，殘焰耿夷燈。牛宿南天近，乘槎惜未能。^②

因為葉權是於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來澳門的中國人，也是有明確紀錄的第一個來澳門的中國人，因此他留下的關於澳門的詩歌《夜泊濠鏡澳》，應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第一首由中國人創作的關於澳門的詩歌，此發現對澳門文學史來說具有很高的價值。

圖片來源：[明]葉權：《沙南遺草》（卷5）五言律詩，《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17冊，影印民國三十年薛茂如抄本，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頁353。

圖1 《明別集叢刊》之〈夜泊濠鏡澳〉書影



^①葉權（1522—1578），字中甫，安徽休寧人。時為布衣，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曾親身遊歷澳門，留下了關於澳門最早的中文記錄《遊嶺南記》。

^②[明]葉權：《沙南遺草》（卷5）五言律詩，《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17冊，影印民國三十年薛茂如抄本，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頁353。

二、日本內閣文庫收藏許孚遠的《敬和堂集》

明代澳門與馬尼拉（呂宋）的關係十分密切，因為從萬曆八年（1580）開始到崇禎十三年（1640）這六十年間，是西葡聯合王國統治時期，澳門隸屬於西班牙統治，所以來華的西班牙人問題，實際上也是屬於澳門問題，因此我們在研究中應該特別注意明代西班牙在菲律賓群島的活動。在日本內閣文庫許孚遠的《敬和堂集》中，收錄了〈請諭處番酋疏〉（圖2）：

〈請諭處番酋疏〉

題為逋商激殺番酋罪人已得恭請正法並乞敕部檄諭以慰夷情以結外援事：本年五月十二日，據漳州府海防同知舒九思呈，據海澄縣船商張瑞等報稱，舊年八月內，呂宋番酋抽召壓冬久住商眾同征美洛居，法令過嚴，商眾難堪，因而殺酋駕船逃遯。今酋子稱，有分封印信劄付在船，槩被帶行具文一道，用金篋牢封，另小書一摺釘封，外用紅綾包裹，付瑞等七船商人，同領齎報等情，連金篋、綾包呈送前來。

又據偵探倭情哨官黃文英等齎到金篋一箇，亦藏夷文一道，將文取出，金篋並綾包暫發布政司貯庫，前詳批仰分守漳南道查報。及查，夷文內有中國字義，開寫郎·雷氏·敝裏系勝是·貓吝爺氏奉干系蠟國主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稱蒙差官來探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國有征伐之兵，敝國有備禦之固，況日本熟知敝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其前革回唐民，係是久住，不安生理，專好淫賭，非為今之革者。因敝國狹窄，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鑑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貝，並究殺父之人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①於舊年十月內，駕船往貴省奔訴父冤，萬里懸情，惟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兄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報等情。

及據郎·雷氏訴詞一紙，為辯明父冤事，緣父守國，欲討美洛居，時有澗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百五十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開駕，到交逸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競父責番人吊在船桅懲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帶寶貝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人韃罽捕魚，共烹而食，臥至半夜，詎料唐人心貪財寶，陰謀不軌，將父並番目四十餘人命盡行殺死，僅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逃對西北而行，未知去向何方，僕時奉命帶兵駐劄朔務，各屬聞變，共議報冤，將城內舊澗拆卸。僕聞訃回國，勸諭不許生端報怨，復議設新澗城外，慮及番兵橫為擾害，著頭目四人逐日在澗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蓋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澗地接邇城郭，兼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牆之禍，再議移澗，此非本

^①從兄巴禮，從兄是指郎·雷貓吝的從兄，巴禮，即神父。萬曆二十一年（1593）八月，郎·雷氏·敝裏系勝是·貓吝爺氏被害後，菲督郎·雷貓吝派遣他當神父的從兄於當年十月前往福建省政府報告其父被害之冤情。

心。革回唐民，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達施行，等因到臣。

案照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內，該臣看得倭酋關白，情形叵測，選委哨官郭明、顏仁、黃文英等齎文前往呂宋，知會夷酋，密探動定回報，及訪沿海人民，先時往返諸番者甚眾，邇因警報奉旨禁商，不許往來貿易，在番百姓懼不敢歸，見留呂宋者數十餘艘，及先後失利，或削髮從俗者，不計其數，思歸不得，流落無依，情甚可憫。今海禁復開，若不招回，恐生他患。隨頒招來票式行，據署南路叅將秦經國選委海澄縣商人朱良材、魏德、周元、陳申等齎往招回。間續據本官呈稱，差去各商，有票無票，約招壓冬黃復等商船五十餘隻，載回逋販共有二千一百二十餘名。幸其獲歸故土，不至失所淪沒異域。等因。並據商人朱良材等報，殺呂宋酋長商民有自交趾還漳者，又經批仰該道行海防官密為緝究，詳報去後。今據該道左參議吳之鵬呈，據海防同知舒九思呈，據交趾船商黃磐報稱，呂宋失事王廷等三十六人搭磐船回，除王廷、郭明、林一顯三人患病在船未到，將郭惟太等三十三名送職審。

據供：俱於先年往販東洋，各因失利，留彼壓冬。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呂宋番酋欲征美洛居，抽召唐民高肖為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為哨官，鄭岳為通事，並惟太與鄭玉廷等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敵，令中土住番二千餘人，每人各出銀錢一十文，番酋祇以其半給惟太等為工食，內高肖、魏惟秀、楊安頓、鄭振岳，原係削髮從番者，與眾同酋一船出洋。番酋暴虐，要我商人日夜撐駕，不勝苦楚。及至撐駕不齊，即將鄭玉廷一槍戮死，又將一人吊起桅頭，亂箭射死，高肖等一十三人跳水淹死，眾人思無活計，謀欲殺酋。時係洪亨五、陳西巖、陳我廷、吳攀為首，夤夜將番酋刺殺，番眾驚懼，各投水神王。惟太等將船駕逃，被風飄至交趾番地登岸，又被番人千餘將各人沿身搽劫，衣服槩剝。呂宋原船長二十五丈，濶二丈五尺，內大銅銃二門，鳥銃六十門，槍刀器械難計，金銀千餘兩，俱被廣南番掠盡。惟太等飢餓三日姑散番山，求丐半載，幸遇黃磐船至，惟太等三十二人借磐銀三十六兩，買辦柴米，附搭先回。餘人欲搭後船回澳，及查金印下落，眾稱呂宋原有正次二酋，正酋同子出征，次酋守國。金印亦係次酋掌管，船中並無前印。又稱銃器具被交趾人鑿碎分散去訖為照。販番之徒嗜利忘返，甘為夷虜，被其魚肉者，不可勝計。今因助征之役，戮死一人，射死夷人，淹水死者一十三人，眾思完軀無策，故潘和五等五人為首，刺殺其酋，此其變出異常，而實有以激之者。據法當坐元兇，今潘和五等首犯尚逃未回，郭惟太等供係為從，尤難定執合無。俟至商販之期移文交趾夷酋，嚴緝潘和五等，解回正法。仍令能幹商首齎文安慰呂宋國酋，等因到道，覆議相同，備呈到臣。

該臣批：呂宋係通商之地，其國酋被我民賊殺，非細故也。郭惟太等逃往交趾，搭船回漳，宜據見在三十六人鞫究端的，分別首從處治，以慰遠夷之情。豈得因渠供

稱潘和五等為首，而議移文彼國捕獲，此獄將何時決耶？海澄縣原稟殺呂宋王隊長，有肖峰等十九名，三十六人之中必有名號相對者矣。仰道速行審確招詳，毋致遲誤，去後未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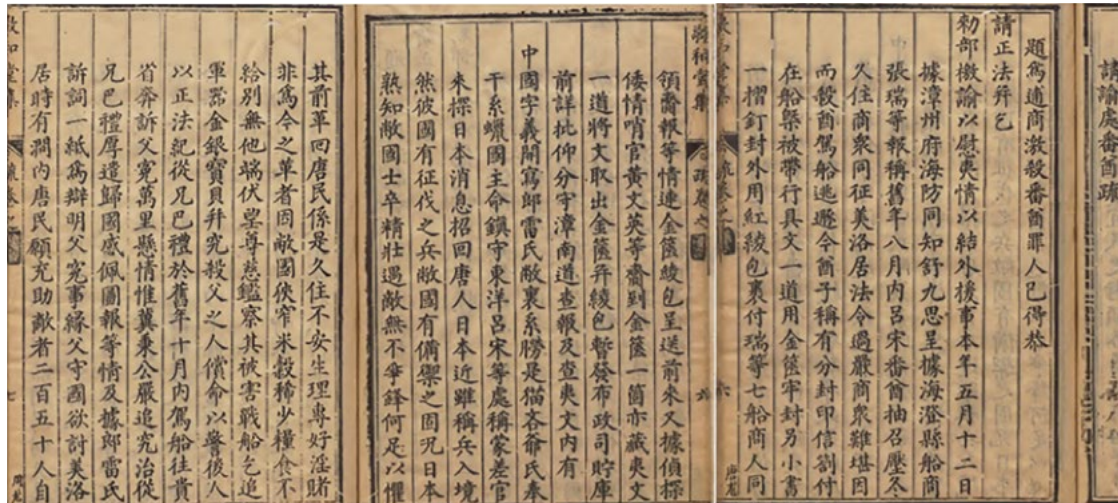
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芳譽看得，呂宋地在東洋，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其來久矣。聞邇年為佛郎機番佔管其地，所稱郎雷氏奉干系蠟國主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者，即佛郎機番也。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賴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以耕種捕魚為活者，幾不下萬人。番酋築蓋鋪舍，聚劄一街，名為澗內。唐人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酋興兵往征美洛居國，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為兵，刑殺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豺狼之性，輕動兵戈，不戢自焚，固其自取。而殺其酋長，奪其寶貨，逃之交南，我民狠毒，亦已甚矣。今據新酋來文與其訴詞，惟欲乞究殺父之人，及厚遣從兄巴禮歸國，並不遷怒加害於澗內唐人。又臣所遣朱良材、魏德、周元、陳申等，招回壓冬流落二千餘人，新酋且為資其糧食而遣之歸，意亦至厚。彼明有尊事中國，哀求親附之心，而我以外夷視之，不問其讎，不恤其孤，非義也。況日本素與呂宋交通，我因呂宋而得日本之情者，十有四五。其來文且云，彼國有征伐之兵，敝國有備禦之固，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則固結呂宋，使之自守，以為外援，尤有不可輕絕之道。除臣等一面移文兩廣督臣，催取番使巴禮到此，厚加禮遇，及究郭惟太等擅殺之罪，分別處治，以俟冬月風汛，屆期徑差官往彼慰勞外，今將夷文仍用金篋裝貯，咨送兵部備查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覆議，移檄一道行臣等傳諭彼酋，庶使外夷益知嚮慕感激，而於招徠之中存制禦之道，其有裨於安攘不淺矣。緣係通商激殺番酋，罪人已得，恭請正法。並乞敕部檄諭，以慰夷情，以結外援。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蕭廷鐸親齎，謹題請旨。^①

疏章內提到的幾個人物必須加以說明，郎·雷氏·敝裏系勝是·貓吝爺氏即第七任西班牙菲律賓總督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里尼亞斯（Gómez Pérez das Mariñas），此人在其菲督任內頗有建樹，但性情暴虐，對華人的統治極為殘酷，最終引發移居菲律賓的華僑潘和五領導起義。其中提到的“酋子”，即為郎·雷氏·敝裏系勝是·貓吝爺氏之子，中文名為郎·雷貓吝（Luis Pérez das Mariñas），第八任西班牙菲律賓總督。這份疏章不僅記錄了西班牙菲律賓總督郎·雷氏·敝裏系勝是·貓吝爺氏對華人統治的殘暴，也反映了當時華人往呂宋貿易通商的繁盛，以及華人与西班牙人的關係，同時還保存了極為詳細的華人潘和五反對西班牙統治者起義的全過程。潘和五起義是菲律賓華僑史最為重要的事件，西班牙文資料留下了很多紀錄，但中文材料卻是隻星半點，在這一疏章中對這一起義記載得極為詳細，花了2,700餘字詳細記錄潘和五起義的全過程，其中還提到

^①[明]許孚遠：〈撫閩疏〉，《敬和堂集（第6冊）疏》，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二十二年序刊本，漢10530/317/100，頁5—13。

潘和五起義失敗後，其部隊全部逃往安南。國內現存《敬和堂集》收錄於《明經世文編》中，但《明經世文編》本沒有〈請諭處番酋疏〉，因此內中的材料，很多細節都是獨家所有，不見於他書。可證這一獨家史料的出現，對於研究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菲律賓華僑史以及澳門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圖 2 日本內閣文庫本《敬和堂集》之〈請諭處番酋疏〉部分書影



圖片來源：[明]許孚遠：〈撫閩疏〉，《敬和堂集（第6冊）疏》，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二十二年序刊本，漢 10530/317/100，頁 5—13。

三、崇禎刻本喻安性的《喻氏疏議詩文稿》

在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中有崇禎刻本喻安性的《喻氏疏議詩文稿》，該書不僅記錄了萬曆四十一年（1613）喻安性到澳門驅逐日本人而給澳門葡萄牙人訂立〈海道五約〉的詳細情況，而且還記錄了當時葡萄牙人與喻安性反覆商討雙方條件的詳細細節，這些細節與當時的葡文材料所提到的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和辯駁，完全可以互證。下面逐錄〈澳門立石五禁〉全文（圖 3）：

一禁蓄養倭奴。本夷出自西洋，所役使者，惟黑鬼耳，乃邇年收養倭奴漸衆。夫倭，為中國峻絕，輕入內地，法在必誅，我之疾視若仇，彼反招為牙爪。近該本道巡澳，諭以利害，勒碑嚴禁，各夷願將倭奴遵發回國矣。第恐日久法弛，復踵前轍，今與諸夷約，此後市舶不許夾帶一倭，在澳夷商亦不許再養幼倭，違者倭與夷一併擒拿，處以軍法。據夷目判事、^①議事頭人、^②夷商咩·吵啞·咭啞^③等僉具認狀稱：

^①判事，應指判事官，即澳門王室大法官，此處王室大法官為路易斯·科埃略，其在任時間為 1608—1614 年，其葡文名為 Manuel Luís Coelho。

^②議事頭人，當指議事會理事官，此時議事會理事官為埃斯特旺·博吉斯，其葡文名為 Estêvão Borges。

^③咩·吵啞·咭啞，葡萄牙商人，中日貿易巡航艦隊首領，1613—1614 年出任澳門地方兵頭，其葡文名為 João Serrão da Cunha。

夷等棲澳六十餘年，業長子孫，毫無違律，先年叛賊曾一本、林道乾犯城，^①蒙調夷等隨征，自出錢糧，冒死獲功，班師給賞，功案可據。茲蒙本道巡澳譯諭再三，除將經奉查出倭奴盡數驅逐回國，惟是夷等官商，父母、妻兒、主僕在澳棲址，咸遵憲法，各保身家，並無倭奴潛住內地，澳商亦不敢夾帶一名為僕來澳，自罹取減等情。^②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

一禁販賣人口。夷人得中國子女，輒削髮易服以供奴婢，甚或鈐鈇而禁錮之。俟船開洋載往外夷賣為臧獲者，歲以百十計，大為粵民蠹害。夫夷人竊居華地，食我土毛，彼不奴華倖已，而反奴華人，其於尊崇國體何居？本道當於巡澳日，據各夷控懇，夷奴盜逃充兵，當與之約，寨哨不許收夷奴充兵，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彼皆唯唯。業揭示禁，近且詳奉兩部允行刻榜矣。合再申飭，此後遇有奸棍拐誘唐人下澳，並不許夷人收買一人。如有違犯，提調澳官督同和尚頭、^③夷目，勒令本夷即時送出。若占慊不發，就紀名於簿，俟各夷上省買貨，按名究追，仍治以罪。

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吵啲·咕咻等僉具認狀稱：夷等老舊夷商，妻室在澳日久，不敢違犯，惟新到夷商，事靡週諳，澳中流徒，間有拐帶良人。新商誤買，出乎不知，情有可原。茲奉明禁，業經屢次拿獲唐奸拐誘人贓，解香山究罪案證，自後不敢故犯等情。^④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

一禁兵船騙餉。夷人互市之初，凡船到澳，即報抽輸餉，廩廩奉約束惟謹。邇來狡譎日生，托言紅毛阻截，假稱護送兵船，抗丈匿稅，額餉日虧，坐令受役者之蒙參，當事者焦勞拮据，那移抵補。茲部議云：堂堂天朝，豈少此二萬之餉，莫若亟捐，勿與之市。但念此端非自各夷本心，或出奸棍撥置，播弄機關耳。今與諸夷約，以後凡市船到，不拘大小式樣，即入澳投抽納餉。敢有仍前妄稱兵船，拋泊大調環、馬騮洲等處外洋，遷延不服丈抽，即聽丈抽，亦不許拋泊外洋。違者即時調集兵船，定將本船人貨焚戮，決不姑息。

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吵啲·咕咻等僉具認狀稱：夷等自投澳以來，洋船等港，大小例有規則等第丈抽納餉，毫莫敢違，苦因紅毛中途阻截，掠貨燒船，殺死夷商，本傾命沒，致鳴國主，撥發兵船護來，並無載貨，難憑抵餉。蒙照貨船一例徵餉，各兵窮惶，飄風回國，苦累夷等賤納完官，書回國主後，並不許兵船護來，其若貨船到港，照例規則丈量納餉，不敢故違，自取罪戾等情。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

^①曾一本、林道乾，葡文作一名叫做 Cherempum Litaqiem 的海盜。

^②安東尼奧·朴加羅 (António Bocarro) 《旬年史之十三》第2卷記載了回答喻安性的五個問題的人為多年與華人打交道的澳門葡商勞倫索·卡瓦略 (Lourenço Carvalho)。這一節葡文回答的文字內容比中文要多，而且與中文多有不同。其中，特別提到了1608—1610年之間的日葡衝突，中文則沒有提及。

^③和尚頭，即澳門主教之俗稱。當時的主教為皮主教，為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其葡文名為 D. João Pinto da Piedade。

^④這一節回答內容，葡文與中文差異不大。

一禁接買私貨。往昔夷貨皆從省城置買，故多真實，邇來奸徒潛搬下澳發賣，緣為奸欺瞞稅餉。夫私貨，豈直白手交付，毋亦視價低昂耳。彼奸徒觸禁罔利，未有肯折本而售，公買私買，均用價值，諸夷亦何樂就於私販，而冒不法之名乎。且東粵無通販於夷，倘諸夷不與接買，則番貨無從所之，是必充積會城，任從揀擇，物之真偽，莫敢或欺，價之低昂，便能質正。而又盡數報官，輸錙銖之餉，明明正正，豈不順哉！今與諸夷約，此後如有奸徒潛運貨物到澳，並不許接買絲毫，仍許夷人執送提調司驗明詳報，本道即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船器沒官。此法一行，而私販可杜矣。

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吵啲·咕啲等僉具認狀稱：公私貨物價值均，然夷等何苦求私干法，詎因奸徒罔利，輒裝私貨下澳，以後遵禁密拿解究，求滋給賞等情。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

一禁擅自興作。濠鏡澳乃中國內地，豈外夷所敢竊窺，祇緣夷人慕義來王，初許結茅，暫為棲息，不虞其擅自造作土木，並典謬為世守不拔之業。如本澳房舍，猶謂爰居計耳，至築造三吧嘯寺，儼若雉堞，與高創銃臺，置頓大銃，以備禦敵之具，此其意向叵測，甚屬悖戾。今與諸夷約，除住舍前已落成，遇有朽壞准照舊修葺外，以後凡有夷商來市，原無家產在澳者，俱令就船住宿，不許新建房屋。在澳夷商，亦不許添創亭舍。敢有擅興一土一木，即係違禁。提調、備倭、巡緝官飛報本道，差官拆毀焚燒，本夷重治。各官如有阿縱，隱匿不報，與報愆期者，並細拿處以軍法，決不姑息。

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吵啲·咕啲等僉具認狀稱：夷等貿易來澳，搭寮棲址，因暴風雨颶茅露宿苦楚，隆冬火災，貨命焚喪，哀告憐准，蓋瓦存身。詎遭紅毛賊寇連至，三次劫殺夷等，縮首就刃不已，築閘關，攔銃臺，防懼紅毛，非敢他奸。其三吧嘯寺，^①通澳安供天主神佛，男女受戒禮拜，設於高山，以潔香火，戒惡勸善，併訓幼夷道理書字，專為福事，可查可勘。況且澳地獨山，四邊洋海，又無田地，澳夷童叟，靠賴省城官粟給商運米，得足日食。敢懷奸軌，自取父母、妻兒、親族滅門大禍，自後除舊房屋朽壞，告乞給發木瓦等料修葺，其新來貿易夷商，澳中原無妻室，並不許新建房屋等情。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②

上面所錄文字，記錄了喻安性所立的“五禁”的情況，但每一“禁”都分為兩段文字，上一部分為喻安性所立“禁令”的內容，而下一部分則是著名的葡萄牙商人勞倫索·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對各條“禁令”的回答和辯護，勞倫索·卡瓦略的辯護原詞長篇

^①三吧嘯寺，即聖保祿教堂。

^②以上關於喻安性與澳門葡人所立五條禁約及澳門葡商勞倫索·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為五禁的辯護詞的回答，原文載於 António Bocarro, *Década 13 da História da Índia*, Vol. 2, Academia de Ciências de Lisboa, pp. 724-727。但葡文內容與中文略有不同，中文譯文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 71—72。

大論，記錄在葡萄牙人安東尼奧·朴加羅（Antó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第2卷中，可以反映廣東海道副使喻安性在澳門訂立《海道五禁》時雙方鬥爭的激烈，幾乎每一條禁令葡方都進行了大量的辯解和掩飾，但最終由於喻安性始終堅持原議，而且十分嚴厲地告誡澳門葡萄牙人稱：“澳中萬千生命，仰給天朝，若有叛志，是自絕其生命也。誠如明諭，百凡惟明諭是聽。”^①最後澳門葡萄牙人在明政府強大威懾下，訂下了“海道五禁”。正如《澳門記略》所言：“復條具五事，勒石永禁，與澳夷約，惟海防同知命。”^②

圖3 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崇禎刻本喻安性的《喻氏疏議詩文稿》部分書影



圖片來源：[明]喻安性：〈澳門立石五禁〉，《喻氏疏議詩文稿（卷5）議稿·粵東建議》，《故宮珍本叢刊（第535冊）·明代詩文別集》，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崇禎刻本，2000年，頁153。

以下為《（康熙）香山縣志》的〈海道五禁〉：

一禁畜養倭奴。凡新舊彝商，敢有仍前畜養倭奴、順搭洋舡貿易者，許當年歷事之人前報嚴拿，處以軍法。不舉，一併重治。

一禁買人口。凡新舊彝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佔愆不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

一禁兵船編餉。凡番船到澳，許即進港聽候丈抽。如有拋泊大調環、馬騮洲等處外洋，即係奸刁，定將本船人貨焚戮。

一禁接買私貨。凡彝趨貿貨物，俱赴貨城公賣輸餉。如有奸徒潛運到澳與彝，執送提調司報道，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首報者，船器沒官。敢有違禁接買，一併究治。

一禁擅自興作。凡澳中彝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壞爛，准照舊式脩葺，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拆毀焚燒，仍加重罪。^③

^①[明]喻安性：〈香山澳散倭記事〉，《喻氏疏議詩文稿（卷6）文稿》，《故宮珍本叢刊（第535冊）·明代詩文別集》，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崇禎刻本，2000年，頁181。

^②[清]印光任、張汝霖：〈官守篇〉，《澳門記略》卷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清西阪草堂乾隆十六年張汝霖序刊本，2010年，頁25。

^③[清]申良翰：〈外志〉，《（康熙）香山縣志》卷10，《廣州大典》影印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十二年刻本，第295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年，頁467—468。

比較《(康熙)香山縣志》中記載的〈海道五禁〉，可以看出，《(康熙)香山縣志》中記錄的五禁為 293 字，而《喻氏疏議詩文稿》中的〈立石五禁〉為 2,063 字，將近八倍，可以反映這一新發現的史料比我們原來所知道的〈海道五禁〉內容要豐富得多，大大地超越了我們原來的認識。這應該是澳門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發現。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喻安性在澳門訂立的〈海道五禁〉，應該是澳門開埠後，明朝政府為保衛國家安全，對居住澳門之葡萄牙人進行有效管理最為重要的文獻紀錄，亦可稱之為明王朝在當時葡萄牙人僑居的“海外特區”頒佈的第一部國家安全法，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

四、明崇禎十四年序刊本的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

關於香山參將的設立問題，明代文獻中出現了一些誤區，《明熹宗實錄》卷十一天啟元年六月丙子條之按語：“萬曆四十二年，始設參將府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守之。”^①從這一條史料看，似乎香山參將始設的時間應該是萬曆四十二年（1614），但又據《明神宗實錄》卷五七六萬曆四十六年（1618）十一月壬寅條：“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言：香山濠鏡澳為粵東第一要害，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無裨彈壓，可移羅定東西一將，抽兵六百，助守澳門。”^②可見，至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時，澳門還是以把總統兵鎮守。又載：“布按二司謂：……宜以東山改設守備，隸西山參將提調，移其兵四百于鷹兒浦，合原兵為一千，而以香山寨改為參將。增置營舍，大建旗鼓，以折亂萌。”^③可見，至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以後，布按二司才正式提出“以香山寨改為參將”。這就是說，《明熹宗實錄》提出的萬曆四十二年（1614）建香山參將之說是錯誤的，而香山參將的正式建立應該是《明神宗實錄》提出的萬曆四十六年（1618）。《明神宗實錄》的原文是：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寅，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言：香山濠鏡澳，為粵東第一要害，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無裨彈壓。可移羅定東西一將，抽兵六百，助守澳門。而羅定道言：羅旁萬山聯絡，犛犛雜居，萬曆初年討平，布兵防守。邇來撥減過半，移將或有通融，抽兵未敢輕議。布按二司謂：以澳視羅定，則羅定為稍緩；以西山較東山，則東山又稍緩。宜以東山改設守備，隸西山參將提調，移其兵四百於鷹兒埔，合原兵為一千；而以香山寨改為參將，增置營舍，大建旗鼓，以折亂萌。於是總督許弘綱、巡按御史王命璿奏：澳夷，佛郎機一種，先年市舶於澳，供稅二萬以充兵餉。近且移之島中，列屋築臺，增置火器，種落已至萬餘，積穀可支戰守，而更蓄倭奴為

^①[明]朱純臣修：《大明熹宗哲皇帝實錄》卷 11，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549—550。

^②[明]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0904。

^③[明]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0905。

牙爪，收亡命為腹心。該澳去會城咫尺，依山環海，獨開一面為島門。脫有奸雄竄入其中，一呼四應，誠為可慮。該司權酌時宜，庶幾未雨綢繆，其廣州海防同知原議，駐紮雍陌，今似可以無用，並乞敕下兵部復議。從之。^①

我們在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卷下〈更置山海將領疏〉找到了《明神宗實錄》中所引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奏摺的原文，移錄全文如下：

題為更置山海將領以控澳人以杜後患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前督臣批據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呈稱，香山濠鏡澳為東粵第一要害，番人市舶，盤據其中。族類萬計，亡命千群。厚墉高壘，繕械治兵，日漸獷悍。而僅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其間，無裨彈壓，奸情叵測，後患可虞。查得羅定蕩平已久，乃東、西二山，兩將並設，或酌移其一，抽兵六百，鎮守澳門，庶警群醜而折奸萌等因，奉批。仰廣東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從長確議通詳，又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田批，同前因蒙批，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巡海、羅定道覆議妥確速詳，依經移准。羅定道回稱：羅旁萬山聯絡，獠獠雜居。萬曆初年討平，布兵防守，邇來已撥減過半。且屬鎮下，調遣急需。今移將或可通融，抽兵未敢輕議。具報前來。

該本司會同按察司、海道，看得自古及今，未有弛防內地而不為患者。香山濠鏡澳，佛朗機也。始則以舶互市，繼則列屋而居，生齒日蕃，根蒂日固。諸島藉為利穴，亡命恃為逋逃藪，而隱禍已胚胎矣。頃者藉防紅番，蓄倭繕兵，出沒叵測。雖移虎門寨把總于香山鷹兒埔屯兵戍守，第權勢輕微，未足鎮壓此海道，所以有移將調兵之議也。顧兩山汛地，延袤甚廣，反側靡常，該道謂難輕撤，亦各為地方計耳。第以澳視羅定，則羅定為稍緩；以西山較東山，則東山又稍緩合。無以東山改設守備，隸西山參將提調，移其兵四百于鷹兒埔，合原兵六百，共為一千。而以香山寨改為參將，增置營舍，大建旗鼓，振揚威武，以警澳人。庶一轉移，間而保障永賴，誠為妥便。等因到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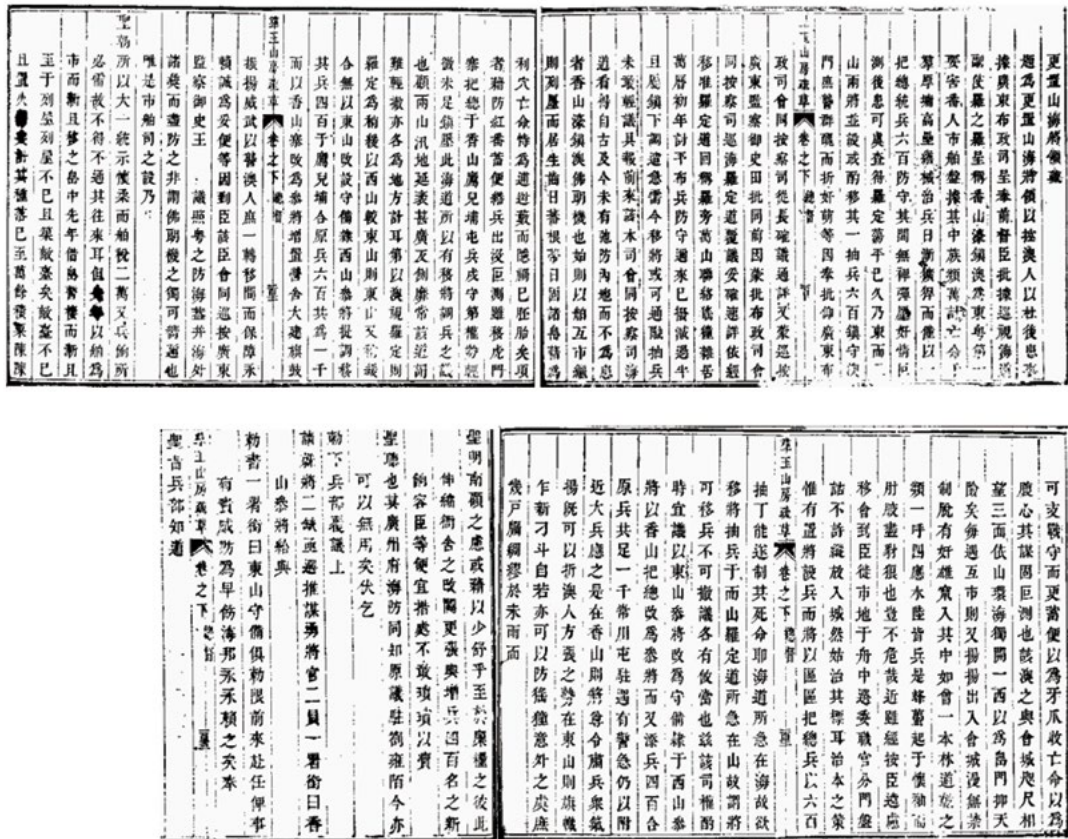
該臣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議，照粵之防海蓋並海外諸彝而盡防之，非謂佛朗機之獨可嚮邇也。唯是市舶司之設，乃聖朝所以大一統、示懷柔，而舶稅二萬，又兵餉所必需，故不得不通其往來耳。但先前以舶為市，而漸且移之畧中。先年借島暫棲，而漸且至于列屋。列屋不已，且築敵臺矣。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計其種落已至萬餘，積粟陳陳，可支戰守。而更蓄倭以為牙爪，收亡命以為腹心，其謀固叵測也。該澳之與會城咫尺相望，三面依山，環海獨開一面，以為島門，抑天險矣。每遇互市，則又揚揚出入會城，漫無禁制。脫有奸雄，竄入其中。如曾一本、林道乾之類，一呼四應，水陸皆兵，是蜂蠆起于懷袖，而肘腋盡豺狼也，豈不危哉！近雖經按臣遠慮，

^①[明]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頁10904—10905。

移會到臣，徙市地于舟中，選委職官分門盤詰，不許縱放入城。然姑治其標耳，治本之策惟有置將設兵。而將以區區把總，兵以六百抽丁，能遂制其死命耶？海道所急在海，故欲移將抽兵于兩山；羅定道所急在山，故謂將可移，兵不可撤，議各有攸當也。茲該司權酌時宜，議以東山參將改為守備，隸于西山參將。以香山把總改為參將，而又添兵四百，合原兵共足一千，常川屯駐。遇有警急，仍以附近大兵應之。是在香山，則將尊令肅，兵衆氣揚，既可以折澳人方張之勢。在東山，則旗幟乍新，刁斗自若，亦可以防獠獍意外之虞。庶幾戶牖綢繆於未雨，而聖明南顧之慮，或藉以少舒乎！至於廩糧之彼此伸縮，衙舍之改闢更張，與增兵四百名之新餉，容臣等便宜措處，不敢瑣瑣以瀆聖聰也。其廣州府海防同知，原議駐劄雍陌，今亦可以無用矣。

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就將二缺亟選推謀勇將官二員，一署銜曰香山參將，給與勅書；一署銜曰東山守備，俱勒限前來赴任。俾事有責成，防為早飭，海邦永永賴之矣。奉聖旨：兵部知道。^①

圖 4 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卷下〈更置山海將領疏〉



圖片來源：[明]許弘綱：〈更置山海將領疏〉，《群玉山房疏草》卷下，《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4冊，影印清康熙百城樓刻崇禎十四年鄭滂序刊本，頁276—278。

^① [明]許弘綱：〈更置山海將領疏〉，《群玉山房疏草》卷下，《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4冊，影印清康熙百城樓刻崇禎十四年鄭滂序刊本，頁276—278。

《明神宗實錄》引上述羅之鼎奏摺僅 394 字，而《群玉山房疏草》原文總字數為 1,313 字，相當於明實錄的 3 倍多，可以反映，這一奏摺原文的發現，有助於瞭解明朝政府在澳門從設立香山把總到設立香山參將演變的詳細過程，同時也獲得了關於明朝香山參將的建置更多的史料。奏摺中提到“番人市舶，盤據其中。族類萬計，亡命千群。厚墉高壘，繕械治兵，日漸獷狎”，葡萄牙人盤踞澳門進行貿易，其人口已經達到萬人以上，除了葡人之外，還有“千群”以上的亡命走私的華商寄居澳中，這些亡命之徒實際上指的就是當時在澳門做生意的“閩攬”、“閩奸”，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時，葡萄牙人已建起了“厚墉高壘”，說明澳門城堡之建置到此時已經基本完成，“繕械治兵”則是說明澳門城牆上已經架起了火礮和各種兵器。奏摺又稱“香山濠鏡澳，佛朗機也。始則以舶互市，繼則列屋而居，生齒日蕃，根蒂日固。諸島藉為利穴，亡命恃為逋逃藪，而隱禍已胚胎矣。頃者藉防紅番，蓄倭繕兵，出沒叵測。”這裏介紹了葡萄牙人澳門開埠以後以海船在海上開展海外貿易，在澳地則建築房屋居住，而且葡萄牙人口的繁衍越來越多，周邊的島嶼都以澳門為獲利之地，進行走私，而內地犯罪的人都逃到澳門來躲避。澳門葡萄牙人還藉口防止荷蘭人的進攻，蓄養倭奴，製造火砲，澳門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萬曆四十一年（1613）時，兩廣總督張鳴岡曾經建議虎頭欽總改紮鷹兒浦，^①此奏摺則言“雖移虎門寨把總於香山鷹兒埔屯兵戍守，第權勢輕微，未足鎮壓此海道”。鷹兒浦，又作鷹兒埔，香山縣地名。但香山縣內未見有“鷹兒埔”地名，僅有“崖鷹埔”一名，屬仁厚鄉良字都，可知萬曆四十一年（1613）時曾將虎門把總移到香山良字都的崖鷹埔屯守。但由於當時澳門的形勢比較緊張，而屯守崖鷹埔的香山把總統轄的士兵只有六百人，“未足鎮壓此海道”。因此海道副使羅之鼎呈報，要求從東山參將處調兵四百於香山鷹兒埔，“合原兵六百，共為一千”。並提議將香山寨改為參將的駐紮地，並“增置營舍，大建旗鼓，振揚威武，以警澳人”。羅之鼎的建議獲得了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命璿的贊同，他們兩人再一次上疏提到對澳門葡萄牙人防範的重要性：“照粵之防海蓋並海外諸彝而盡防之，非謂佛朗機之獨可嚮邇也。唯是市舶司之設，乃聖朝所以大一統、示懷柔，而舶稅二萬，又兵餉所必需，故不得不通其往來耳。但先前以舶為市，而漸且移之壘中。先年借島暫棲，而漸且至於列屋。列屋不已，且築敵臺矣。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計其種落已至萬餘，積粟陳陳，可支戰守。而更蓄倭以為牙爪，收亡命以為腹心，其謀固叵測也。該澳之與會城咫尺相望，三面依山，環海獨開一面，以為島門，抑天險矣。每遇互市，則又揚揚出入會城，漫無禁制。脫有奸雄，竄入其中。如曾一本、林道乾之類，一呼四應，水陸皆兵，是蜂蠆起於懷袖，而肘腋盡豺狼也，豈不危哉！”廣東的海防不僅要對所有的海外諸國的防範，而且入住澳門的葡萄牙人就更應該防範，但是為了表示中國對外夷的懷柔，所以開設市舶，允許葡萄牙人來澳貿易，但抽其舶稅二萬，以支撐廣東的兵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都是在船上進行貿易，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後，貿易都移到了澳門島中。剛開始葡萄牙人是借澳門島嶼暫時棲

^①[明]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499，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9416。

息，後來逐漸則在澳門島上建築房子居住，而且房屋越蓋越多，還建起了城堡、砲台，在城堡和砲台上還安置了火砲。島上的葡萄牙人的部落已經發展到一萬餘人，囤積的糧食很多，可以支持葡萄牙人的戰守。更為危險的是，葡萄牙人蓄養倭奴，作為他們的爪牙，收留內地的犯罪之人，作為他們的心腹。澳門與廣州相距很近，而且每年都有葡萄牙人出入廣州進行貿易，並沒有甚麼禁令，如果出現了像以前的曾一本、林道乾之類的大海盜奸雄，廣州的海上安全就非常危險了。於是再一次提出，要將香山把總升格為香山參將，增加四百名士兵合原兵共作一千人，“常川屯駐”，這樣才能“折澳人方張之勢”。奏疏中還提到要將原來駐紮在雍陌的廣州府海防同知正式撤銷，而將香山參將府從鷹兒浦改到雍陌駐劄。這一建議獲得了兵部的同意，^①香山參將正式設立。

五、英國國家檔案館藏〈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香山知縣陳常·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

英國國家檔案館是蘊藏澳門歷史文獻檔案最為豐富的海外檔案館之一，該館除收藏了大量的有關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英文檔案外，還保存了數以萬計的漢文澳門檔案，其中僅 FO1048 一個卷宗就保存了澳門相關檔案 1,300 餘件，可見藏量之富。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清代澳門歷史檔案雖然很多，但早期檔案極少，其中康熙朝檔案僅有 4 份，我們在 TNA/FO1048/17/52 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康熙三十二年由香山知縣陳常給清政府所上的一份奏摺，這是一份反映清代前期澳門歷史十分重要的檔案，下面逐錄全文（圖 4）：

廣州府香山縣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憲牌，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奉總督兩廣部堂石^②批據遠西艾學士家人王良呈稱，切照濠鏡地墾地方，荷蒙天朝柔遠，安插西洋士商居住，迄今幾二百餘年，凜遵功令，如同一日。但本墾居民及往來貿易者，多半閩粵之人。而遠西士商始入之時，語言文字皆不諳曉，是以憑其亂定名色。故濠鏡所居天學諸士，西音稱巴德肋，^③譯言鐸德，每年更替；督理濠鏡墾事務之員，西音稱嘶大德，^④譯言理事官，二載一任；^⑤官兵之員，西音稱嘉必當熱腦爾，^⑥譯言總兵官；管理天學事務之總師，西音稱比嘶坡，^⑦譯言主教；學士供奉上帝之所，西音稱額格勒亞，^⑧譯言天主堂。茲身

^① [明]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0905。

^② 石，即石琳，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一月出任兩廣總督。

^③ 巴德肋，又作巴禮，葡文作 Padre，即神父之意。

^④ 嘶大德，又作事打的，即議事會，葡文為 O Senado。議事會為澳門城市市政機構，亦明清時期澳門最高行政機關。澳門議事會設有四名市政議員，兩名普通法官。在四名市政議員中，推選一人為理事官，主要負責處理與中國政府打交道和對華人事務。此處稱理事官，因為理事官是議事會對華工作的主要官員，故亦稱理事官為事打的。^⑤ 二載一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是每年選舉一次，並非二年，不知此處為何作二年。待考。

^⑥ 嘉必當熱腦爾，嘉必當即甲必丹，葡文為 Capitão，即船長之意，熱腦爾，即葡文 Governador 之譯音，即總督之意，嘉必當熱腦爾意即總督，早年稱總兵官，因為早年澳門總督僅負責澳門城市的武裝力量和軍事事務。

^⑦ 比嘶坡，又作俾嘶坡、備須甫，葡文為 Bispo，即主教之意。

^⑧ 額格勒亞，又作厄格勒西亞，葡文為 Igreja，即天主堂之意。

主自理教學於濠鏡，條聞閩粵之人稱官士堂宇之名，皆非西來本音。稱鐸德為和尚，理事官為四頭人，^①總兵官為兵頭，主教學士為和尚王，天主堂稱為野子廟。^②切思濠鏡旦丸海島，自蒙天朝安插以來，迄今並無西洋顯位人員久居，焉能有一和尚王耶？即今住居壘門往來貿易者，乃係西洋客商，而遠西諸士，或居壘門，或入內地，總以引人昭事真宗，辯明佛、老之謬，盡忠報國，並無名利之私，豈迺有和尚廟號等名。近荷皇恩優任，西士俱頗曉中文義理，誠恐日後聳聞九重，則難免遺禍地方耳。至於壘門偶有一二無知黑人，或因酒後鬧毆，本地土棍，即串通營弁、兵丁，或縣佐、典史之處，求一差役，竟行牌文到壘嚇詐，皆假各憲之名，大張聲勢，欲鎖拿西洋人員及幕賓通事等。或言題逐西洋人，不得在貿易；或阻禁工匠，修整洋船。騙得銀錢，則云代請憲恕。等情。

自蒙皇恩開禁以來，屢被訛騙，莫敢強何。今濠鏡^③西洋士商，仰感聖天子眷注，不時顧問，遠臣輩生業相安否？在京之西士，俱已包涵回奏，而海外孤旅，焉敢再為爭論。忖想積弊多端，目下貿易甚是艱難。海外之商，又聞中人弊害，俱裹足不前，是以國課有虧。前蒙撫部院禁逐土棍，今稍寧靜。誠恐日後仍復如故，若不早申鳴於憲天，異日難辭不言之咎。不得不冒昧哀陳，伏乞憲恩賞示禁諭，庶士商得以安生，而國課不致壅塞，則皇仁浩蕩，永沐千古矣。等情。奉批東按察使查報。奉此合行查禁，備牌仰縣，移會香山營官，即將遠西艾學士家人王良所呈，土棍串通營弁、兵丁、縣佐、典史，偶因黑人鬧毆，或差役，或行牌文，假藉各憲名色到壘嚇詐，或阻禁工匠，勒騙銀錢，逐一嚴行查究具報。仍給示通行嚴禁，毋得縱令兵役，借端生事，擾害夷境官兵，以副朝廷懷柔至意。至天主堂官士堂宇之名，悉照翻譯名色稱呼，不得仍行混立名色，一併飭知遵照。等因。奉此除咨呈香山協鎮及行捕廳一體查禁外，合就出示嚴飭。為此示諭濠鏡壘彝目理事官及通事，並四鄉、三街、七行鄉保甲長、居民人等知悉：嗣後有土棍，如營弁、兵丁、縣佐、典史，或差役，或行牌文，假藉各憲名色到壘嚇詐，或阻禁工匠，勒騙銀錢，許該地保協同扭赴本縣，以憑究解重處，決不輕饒。至天主堂官士堂宇之名，悉照翻譯名色稱呼，不得仍前混立名號。各宜凜遵，毋違。須至告示者。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示

欽命巡撫廣東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加五級朱諱弘祚^④康熙卅二年二月初□日給示一道同前事

欽差督理廣東沿海等處地方稅務兵部職方司陳諱學苑^⑤康熙卅二年二月卅日給示

^①四頭人，即澳門議事會四位市政議員，但有時廣東地方不明澳門議事會的結構，故又將理事官稱作為四頭人。

^②野子廟，又作野仔廟。澳門當地人將澳門仁慈堂內的育嬰堂稱作為野仔廟，因為該堂內收有很多無父無母的私生子，所以也有人將仁慈堂稱為野仔廟，但並非稱所有天主堂為野仔廟。

^③原文作“鏡濠”，當為“濠鏡”，據改。

^④朱弘祚，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一月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出任廣東巡撫。

^⑤陳學苑，應即陳學夔，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出任粵海關監督。

一道同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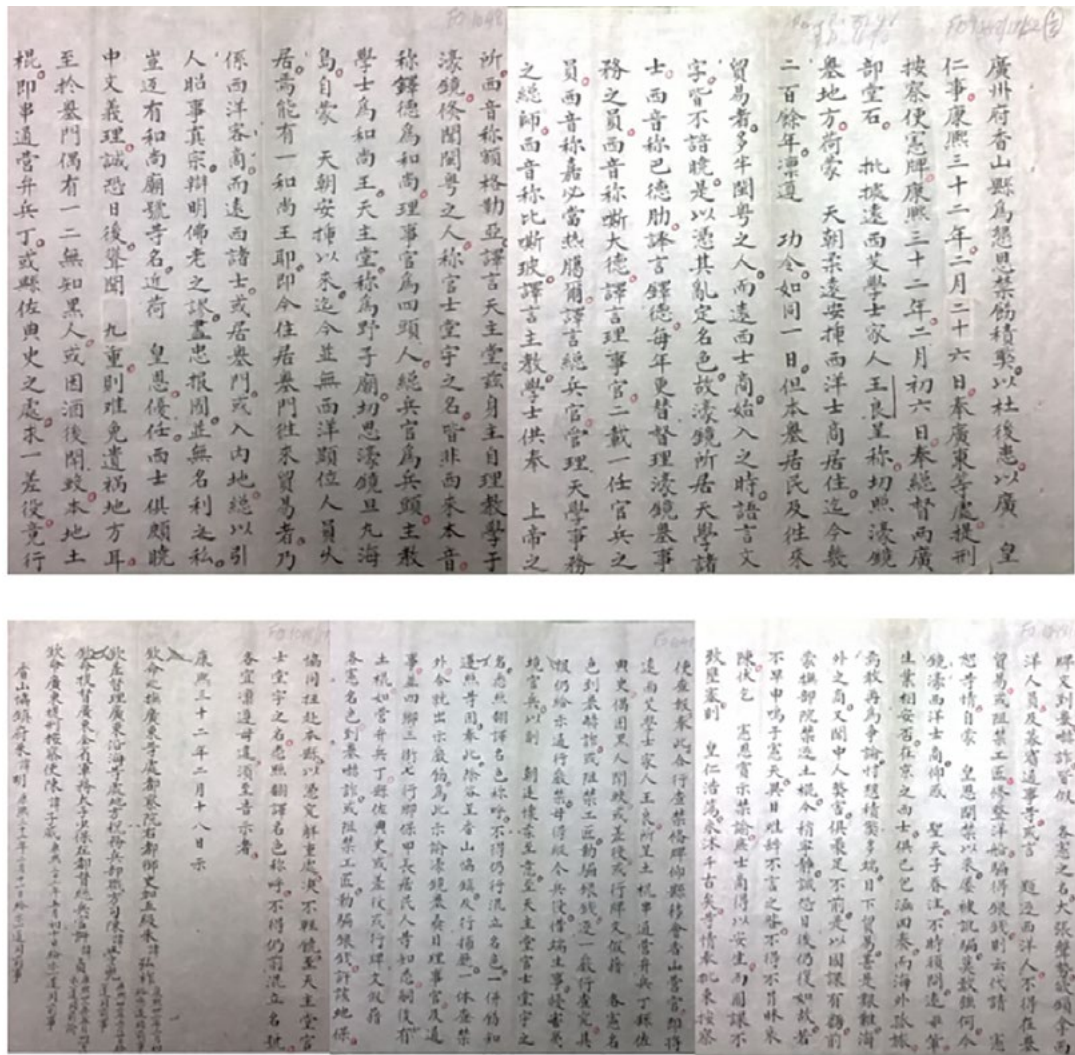
欽命提督廣東全省軍務太子少保左都督總兵官許諱貞^①康熙卅二年五月□日給示

一道同前諭

欽命廣東提刑按察使陳諱子威^②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初十日給示一道同前事

香山協鎮府朱諱明^③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給示一道同前事^④

圖5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TNA/FO1048/17/52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香山知縣陳常·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書影



圖片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

①許貞，又作許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出任廣東提督總兵官。
②陳子威，福建閩縣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出任廣南韶道，康熙三十二年（1693）調任廣東提刑按察使，康熙三十三年（1694）調任甘肅涼莊道。
③朱明，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出任香山協鎮副將。
④英國國家檔案館藏〈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香山知縣陳常·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共五張，TNA/FO1048/17/52。

此處艾學士，當即艾未大神父。艾未大（Jacques Vidal，1660—1704），字雅谷，葡萄牙耶穌會士。1684年抵達澳門，1688年進入福建傳教，1692年時轉到廣東傳教。艾未大神父來廣東傳教後的第二年就通過自己的家人王良向當時的兩廣總督石琳報告了澳門的情況，提到“本壘居民及往來貿易者，多半閩粵之人”，“今住居壘門往來貿易者，乃係西洋客商，而遠西諸士，或居壘門，或居內地”；還報告了澳門政府和天主教的管理機構：“濠鏡所居天學諸士，西音稱巴德肋，譯言鐸德，每年更替；督理濠鏡壘事務之員，西音稱嘶大德，譯言理事官，二載一任；官兵之員，西音稱嘉必當熱騰爾，譯言總兵官；管理天學事務之總師，西音比嘶玻，譯言主教；學士供奉上帝之所，西音稱額格勒亞，譯言天主堂。”還向兩廣總督匯報：香山本土的“土棍串通營弁、兵丁、縣佐、典史，偶因黑人鬧毆，或差役，或行牌文，假藉各憲名色到壘嚇詐，或阻禁工匠，勒騙銀錢”。此是對澳門葡萄牙人安居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要求“逐一嚴行查究具報。仍給示通行嚴禁，毋得縱令兵役，借端生事，擾害夷境官兵，以副朝廷懷柔至意”。此報告獲得了兩廣總督石琳的批准，並會同廣東巡撫朱弘祚、欽差大臣陳學苑、廣東總兵官許貞、廣東提刑按察使陳子威、香山協副將朱明聯名發佈告示予以禁止。此事可以反映當時清政府對於澳門問題的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發佈告示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當時正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對全國發佈“容教令”之後，由於康熙皇帝對西方傳教士的重視、對天主教的包容，所以廣東地方也隨之跟進，兩廣總督石琳之所以對耶穌會士艾未大神父作出如此迅速的批文和天主教的尊重、對澳門的寬容，應該都與康熙皇帝“容教令”的頒布有密切的關係。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份檔案的最後提到“為此示諭濠鏡壘彝目理事官及通事，並四鄉、三街、七行鄉保甲長、居民人等”，這就是說康熙時期的澳門有“四鄉”、“三街”、“七行”。四鄉，應指澳門四個鄉村。澳門有四個鄉村，始見於此處。據目前資料，澳門開埠以後，明代即有望廈村、沙梨頭村，其他兩個村應為媽閣村和龍田村，但媽閣村和龍田村何時形成村落，並無正式資料證明，但據此檔案則可知，至少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前，媽閣村和龍田村已經出現。三街，應指澳門早期的三條街道，一般指營地大街、草堆街、關前街，但據澳門新發現考古材料同治十二年〈草堆街中葡文石碑〉，應為關前大街、石閘門街及草堆街。這就告訴我們澳門關前大街、石閘門街和草堆街出現的時間都應該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前。七行，作何解釋？行，即指行店，多指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在明代澳門已經出現行店之名，據郭應聘的〈總督條約〉稱“在澳則造有行店”，^①康熙二十四年（1685）洋禁開放後設粵海關於澳門，同時設立十三行，最初的十三行是在廣州還是在澳門，並無史文明確記錄，但據屈大均《廣州竹枝詞》稱：“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將十字門與十三行對稱，可以看出，當時的十三行可能就是設在澳門。這裏的澳門設有七行，會否是十三行移回廣州後，澳門還剩下七行呢？當然這僅是一種推測，尚待深入研究。

^① [明]郭應聘：〈總督條約〉，《郭襄靖公遺集》卷15，《續修四庫全書》第1349冊，影印明萬曆三十四年陳經邦序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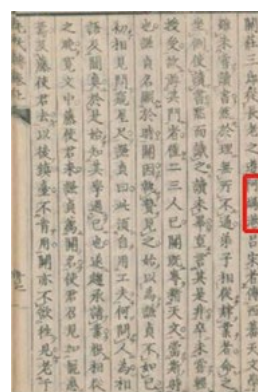
六、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盧驥《長崎先民傳》

最早傳入日本的西學，前期為南蠻學，後期為蘭學。日本有一批向葡萄牙耶穌會士學習南蠻天文學和醫學的基督徒，其中很多人都成為了日本著名的天文學家和御醫。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漢文文獻中有華人盧驥的《長崎先民傳》（圖 6、7）：

關莊三郎，從長老之遊阿媽港、呂宋者，傳西蕃天文學。雖未嘗讀書，然於理無所不通。弟子相從肄業者，命之坐側使讀書，默而識之，讀未畢，直言其是非。卒未嘗輕授受，故游其門者，僅二三人已。關既專精天文，當斯時也。謙貞名顯於時，關因執贄見之，始以為謙貞不如己。初相見，問窺星尺，謙貞曰：此須自用工夫，何問人為？相語及閩奧，於是始知其學過己也。遂趨承請業，恨相從之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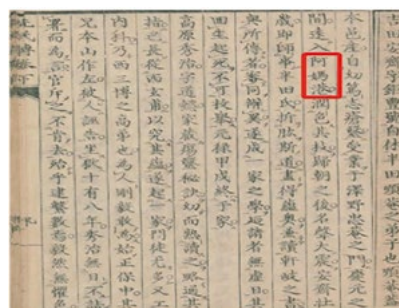
吉田安齋，字鉅豐，號自休，半田順庵之弟子也。順庵蓋本邑產，自幼篤志瘡醫，受業於澤野忠庵之門。慶、元之間，遠入阿媽港，潤色其技，歸朝之後，名聲大震。安齋壯歲即師事半田氏，折肱斯道，盡得蘊奧，兼讀軒岐之書與所傳者，審同辨異，遂成一家之學。延請者無虛日，其回生起死，不可枚舉。元祿甲戌終於家。^②

圖 6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盧驥《長崎先民傳》部分書影（一）



圖片來源：（日）盧驥：〈談天〉，《長崎先民傳》卷上，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12。

圖 7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盧驥《長崎先民傳》部分書影（二）



圖片來源：（日）盧驥：〈醫術〉，《長崎先民傳》卷下，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9。

^①（日）盧驥：〈談天〉，《長崎先民傳》卷上，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12。

^②（日）盧驥：〈醫術〉，《長崎先民傳》卷下，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9。

這本書記錄了日本人向葡萄牙耶穌會士學習西方天文學和醫療技術，而且都是到澳門來學習。文中的澤野忠菴（Cristóvão Ferreira）即是來日本傳教的葡萄牙耶穌會士，澤野忠庵（1580—1650），葡萄牙耶穌會士。先後在印度、澳門等地傳教，慶長十四年（1609）來到日本，抵日不久，就趕上幕府明令取締天主教，於是只好潛伏地下活動。寬永十年（1633），晉升為日本教區會長，同年被捕。嚴刑之下放棄天主教信仰，其妻為日本人。在傳教的同時，他也培養了一批學生，在歐洲天文學和西洋醫學的傳播上也有很大的貢獻。而文中的關莊三郎、半田順庵都是日本基督徒，後到澳門學習天文學和醫學，成為了日本的著名天文學家和名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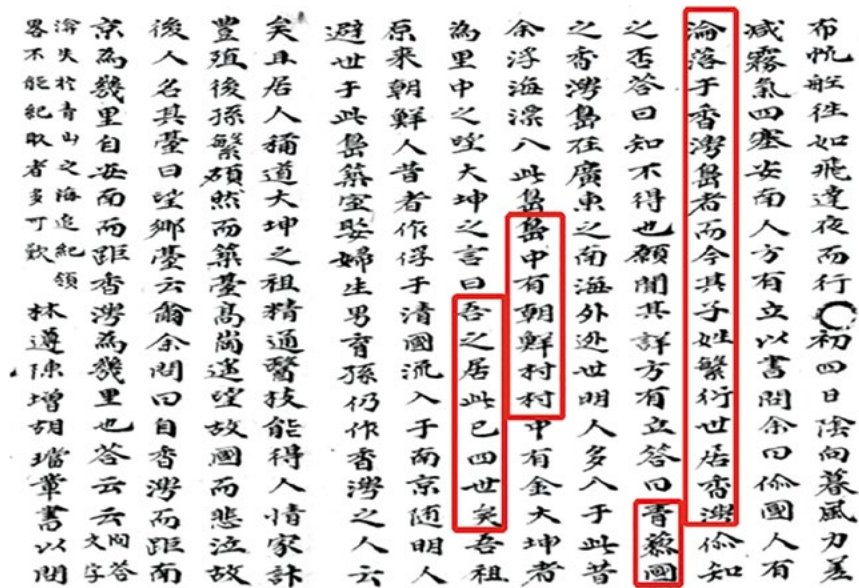
七、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張漢喆《漂海錄》

早在明萬曆年間，就有一批朝鮮人進入澳門，這批朝鮮人來自於釜山，他們是被作為奴僕販賣而進入澳門的，此事已見於明人田生金的《按粵疏稿》中，至清中葉後，又有一批朝鮮人進入澳門聖若瑟修道院學習神學，後來均成為神父，返國傳教。這是為我們所已知的朝鮮人在澳門的歷史事實。近來，又從韓國人張漢喆的《漂海錄》中發現在明朝滅亡之際，有一批朝鮮人為避清禍逃入澳門，定居澳門達四世之久，且在澳門建有“朝鮮村”，此在目前中葡文獻檔案中所未見（圖8）：

余於庚寅冬魁是試，鄉之父老助於盤纏之資，勸余赴試於京。……十二月二十五日，海旭初昇，南風乍起，本舡沙工李昌成，格軍俞昌道、金順起、金次傑、高得成、鄭寶成、柳一春、李成彬、金壽起、李福日，商人姜才裕、金才完、梁允夏、李道元、金順泰、張元已，陸商、白士廉、金七白並余與金瑞，一共二十九人，同乘一船，解纜出港，隨風業上，其疾如飛。……日未暮，船已到鷺魚島之前，島在所安島之西，距業陸之岸為七十里。……於時，船未駐泊，而東風大起，本船為風所驅漂出西海，回看鷺島，已作蒼茫遠留矣。……此舟之遭東風，在所安之西，而直向西海，其疾如飛，以余所料，明朝必當到泊於外煙之島。……蓋金山、外煙等諸島，雖在西海之中，近於中國明州之岸。……二十九日，陰，余率舟人登高四望，則萬里滄波，一望無際，但南雲際依然有島嶼之形，疑是琉球之界矣。……（辛卯正月）初二日，陰，……彼船忽回棹向我而來，下碇留船，五人乘小艇下來，皆以紅色畫布裹其頭，身着翠錦狹袖，有一人鬚髮不剪，頭戴圓巾，以書問余曰：你是何國人？余對以朝鮮人，漂流到此，乞蒙慈悲，使得生還故國。惟是伏祝着巾者，見余書，喜形於色，而復問曰：你國地方有中土人流落者乎？你知其人可數以對否？余疑其為大明遺民也。以書答曰：皇明遺民，果多逃入我國者，而國俗人崇尚禮儀，莫不厚待，自朝家錄其子孫矣。吾屬僻在海曲，明人散在遠近，未嘗記其數矣，不知相公居何國？往何方？答曰：俺大明人，遷居安南國在古矣。今因販豆，將迷日本麼，你欲還本國，隨俺抵日本好麼？余知其

人之為明人也，不覺涕泣而書曰：吾屬亦是皇明赤子也。壬辰倭寇，陷我朝鮮，魚肉我，塗炭我，其能拯我於水火之中，措我於衽席之上者，豈非我皇明再造藩邦之恩耶？……初三日，陰，……朝來二十七人，皆拜謁於余，俯伏聽令，禮數甚恭，彼人輩皆相顧喧笑，指我而云云，指二十七人而云云，蓋稱歎我國之禮貌也。余書問着巾者之姓名，乃林遵也。問於林遵曰：船上多不剪髮着巾之人，亦多削髮裹頭者，是何不同也？答曰：安南在南海外，距中土絕遠，大明不幸，明人之逃入安南者甚多，彼着巾不剪髮者二十一人，皆明人也。問所泊小島之名，乃琉球地方虎山島也。又有着巾者二人，書問於余曰：你國稱臣奉貢於清國耶？余難於為答，以書答曰：吾等所居之地，距王京隔遠，生長鄉曲，蹤跡未嘗入京城，凡係朝廷事，皆不知也。問其姓名，則乃胡瑞、陳增也。……初四日，陰，向暮，風力差減，霧氣四塞，安南人方有立，以書問余曰：你國人有淪落於香澳島者，而今其子姓繁衍，世居香澳，你知之否？答曰：知不得也，願聞其詳。方有立答曰：青藜國之香澳島，在廣東之南海外，逃世明人多入於此，昔余浮海漂入此島，島中有朝鮮村，村中有金大坤者，為里中之望。大坤之言曰：吾之居此，已四世矣，吾祖原來朝鮮人，昔者作俘於清國，流入於南京，隨明人避世於此島，築室娶婦，生男育孫，仍作香澳之人云矣。且居人稱道：大坤之祖，精通醫技，能得人情，家計豐殖，後孫繁碩，然而築臺高崗，遙望故國而悲泣，故後人名其臺曰望鄉臺云爾。余問曰：自香澳而距南京為幾里？自安南而距香澳為幾里也？答云云。問答文字滄失於青山之海，追紀領略不能紀取者，多可歎。^①

圖 8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張漢喆《漂海錄》書影



圖片來源：（朝）張漢喆：《漂海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藏書編號：古 267-2，頁 1—46。

^①（朝）張漢喆：《漂海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藏書編號：古 267-2，頁 1—46。

香澳島，即香山澳島的省稱，此稱在明萬曆時期湯顯祖的詩《香畹逢賈胡》中即已出現，即指澳門。故知，此文獻雖出自於清乾隆中期的記錄，但《朝鮮顯宗實錄》卷18載：

顯宗十一年七月乙丑，濟州牧使盧錠秘密馳啓曰：五月二十五日，漂漢人沈三、郭十、蔡龍、楊仁等，剃頭者二十二人，不剃頭者四十三人。所着衣服，或華制，或胡制，或倭制。到旌義境敗船，自言：本以大明廣東、福建、浙江等地人。清人既得南京之後，廣東等諸省服屬於清，故逃出海外香山島，興販資生。五月初一日，自香山登船，將向日本長崎。遇颶風漂到於此云。問：香山島今屬何省？答曰：香澳乃廣東海外之大山，青黎國之隣界。問：何人主管？則答曰：本南蠻地，蠻人甲必丹主之。其後寢弱，故明之遺民，多入居之。^①

此處的香山島和香澳就是張漢詰的《漂海錄》中的香澳島和香澳。青黎，當即青黎，當即葡萄牙語 Chinês（唐人）的閩南語譯音，意即唐人國。因答話人為明朝遺民，故諱言大清國，而稱唐人國之隣界。《漂海錄》與朝鮮王朝實錄資料相互呼應，可信度甚高，可以作為信史看待，因此研究澳門朝鮮的歷史看來還有不少可挖掘的地方。澳門漢人金姓族人中，是否來自於朝鮮，尚待我們深挖資料或進行族譜調查。

八、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黃高啟《越史要》

澳門博卡羅鑄砲廠始建於17世紀20年代，是由葡萄牙王室鑄砲師博卡羅（Manuel Tavares Bocarro）父子主持鑄砲，在17—18世紀中，澳門博卡羅鑄砲廠生產的優質火砲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獲得了很高聲譽。該廠“一直為整個印度州鑄造火砲”，^②這個印度州應包括葡印總督轄下的各個國家，有印度、越南、暹羅、帝汶等國家。1651年3月26日，交趾支那國王阮福湊（Nguyễn-Phúc-Thái）運來5,000斤銅，並致函澳門總督請求澳門博卡羅鑄砲廠為其鑄造大砲。^③越南漢文文獻中有黃高啟《越史要》，其中記錄了17世紀著名的澳門博卡羅鑄砲廠派來的葡萄牙鑄砲師茶那低孛（João da Cruz）在順化城南建立鑄砲廠的紀錄，還將葡萄牙的造船技術傳入越南（圖9）：

是辰，阮主肇基南服，與鄭抗衡，不得不結交歐人。其待葡人最為優。千六百十四年黎弘定十二年，葡國人茶那低孛創鑄砲廠於都城之南今呼為鑄坊，後以教之以製船之法。以是知南朝之製造之技藝，得之葡萄牙為多。^④

^①（朝）許積等編纂：《朝鮮王朝實錄·顯宗實錄》卷18第36冊，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1955—1958年，頁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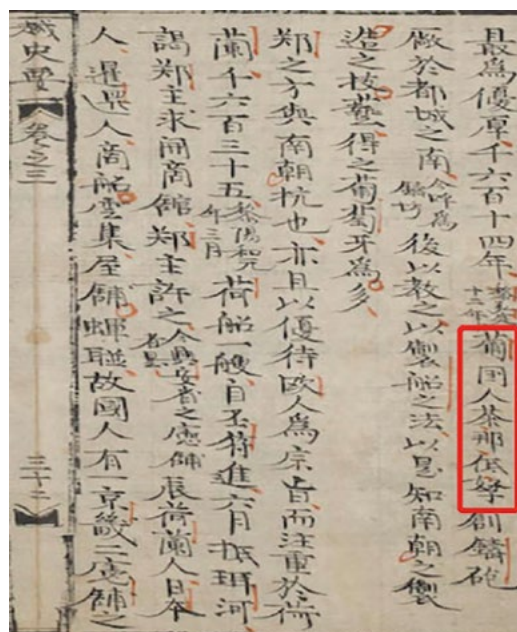
^②（葡）博卡羅（Manuel Tavares Bocarro）；范維信譯：〈要塞圖冊〉，澳門文化局編：《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223。

^③（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葉志良譯：〈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文化雜誌》（澳門），總第11—12期（1993），頁9；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Macau, 1982, pp. 92-93.

^④（越）黃高啟：〈記歐人東來之漸〉，《越史要》卷3第5節第8章，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館藏編號NLVNPF-0117，頁32。

這裏的茶那低孛（？—1682），其葡文名為若奧·達·克魯茲（João da Cruz），克魯茲是一位葡亞混血兒。法國學者卡迪埃雷（L. Cadière）以及很多學者之前都認為克魯茲是在17世紀初到達順化，也就是《越史要》提到的黎朝弘定十二年（1614），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也認為1615年已經有葡萄牙人進入安南，向阮氏政權提供武器，而且在富春（順化）建立了一座“鑄造廠”。但這個觀點後來被卡迪埃雷推翻，故學術界一般認為克魯茲是1658年到達科欽支那（Cochinchina）的，這一點恰好與交趾支那國王阮福濬致澳門總督的信所述的時間相合。克魯茲當年居住的地方叫 Tho Duc，在順化的西南，在香河的對岸，所有的鐵砲鑄造者都住在那裏。該區域今天被稱為“鑄造者之村”（Phuong Duc “Village of Founders”）。^①澳門與越南的關係非常密切，在16世紀末期就有越南人進入澳門，在聖保祿學院學習，17世紀初澳門聖保祿學院又多次派傳教士前往交趾支那傳教，1622年澳門每年都派有船隻前往越南進行貿易，並開闢了澳門至越南的短程專門航線。

圖9 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黃高啟《越史要》部分書影



圖片來源：（越）黃高啟：〈記歐人東來之漸〉，《越史要》卷3第5節第8章，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館藏編號NLVNPF-0117，頁32。

九、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時期學者姚衡的《寒秀草堂筆記》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有一本漢籍，即清嘉慶時期學者姚衡的《寒秀草堂筆記》，在他的筆記裏，記錄了嘉慶皇帝賜給他父親的藥物名錄，令人吃驚的是，在這些藥物中，其西洋藥物多達六十九種，整理如下（表1、圖10）：

^① Volkov, Alexei. “Evangelization,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17th Century Cochinchina: The Case of João da Cruz.” *Europe and China: Science and the Ar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dited by Luís Saraiv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3, pp. 3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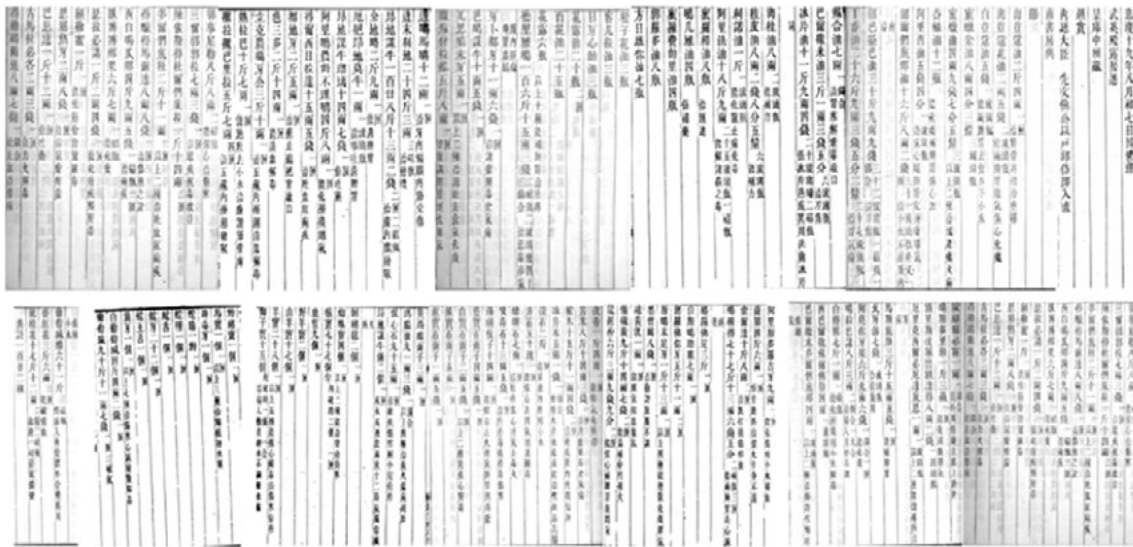
表1 嘉慶皇帝賜給戶部侍郎姚文田西洋藥物名單

序號	藥名	數量	備註
1	阿里西油	五錢四分、一玻璃瓶	能保心，暖脾胃，化濕痰，順氣
2	都爾們底那油	十六斤八兩二錢三十一玻璃瓶，外又一瓶	治小水不通，兼內疼痛
3	郭巴益巴油	三十斤九兩九錢三十二玻璃瓶，一磁瓶，一錫合	治刀傷
4	巴爾撒米油	三斤一兩三錢五分六玻璃瓶	治刀傷
5	利諾油	一斤一玻璃瓶	能化散止痛，化毒
6	阿里法油	十八斤九兩二十五玻璃瓶，一磁瓶	能解諸蟲之毒
7	蜜羅柑油	八瓶	治頭迷
8	噶几雅油	四瓶	係補藥
9	蜜羅費的里油	四瓶	能補脾胃，治肚疼
10	郭羅多油	八瓶	能補脾胃，治肚疼
11	方日班你油	七瓶	能補脾胃，治肚疼
12	橙子花油	三瓶	能補脾胃，治肚疼
13	客几拉油	三瓶	能補脾胃，治肚疼
14	日牙心的油	三瓶	能補脾胃，治肚疼
15	花露油	二十瓶，二匣	能補脾胃，治肚疼
16	德里雅噶	一百六十五兩三錢二磁瓶，二玻璃瓶，四十三錫合	治惡毒冷，腹內掙痛，脾胃虛弱
17	牙卜都牙	十一兩六錢一匣	治諸瘡腫毒，全氣痛
18	色噶謀牛	十兩五錢，一匣	治瀉肚，去食氣，化痰
19	兀思噶末牙	五兩，一匣	治瀉肚，去食氣，化痰
20	撒蘇付拉蘇	五斤八兩，一匣	發散，調脾胃、頭沉，順氣
21	達噶馬噶	十二兩，一匣	治牙疼、偏腦疼、筋受傷
22	達末利地	二十四斤三兩，三磁瓶	治發燒
23	昂地謀牛	一百廿八斤十三兩二錢二匣，二磁瓶	治瘡內膿，發散
24	金地略	二斤九兩一匣	能清脾胃
25	厄把昂地莫牛	一兩一玻璃瓶	治嘔吐，清脾胃
26	昂地謀牛瑠璃	十四兩七錢，一匣	係吐藥

27	阿里噶農對不理噶	四斤八兩，一匣	能化濕痰，順氣
28	得爾西百拉達	十五兩五錢，一匣	治吐血、紅痢疾
29	都地牙	二斤五兩，一匣	治瘡止瀉，把甘收口
30	色三多	二斤十四兩，一匣	能清血解毒
31	立克農噶牙公	三斤十兩，一匣	治五臟內濕潮，清血解毒
32	熱拉巴	十斤七兩，一匣	能跑肚，去小水，治蟲症、筋骨疼
33	撒拉撒巴里拉	五斤七兩，四匣	治五臟內濕潮，發散
34	郭事尼勒	八斤八兩，二磁瓶	能保心，治傷寒
35	三爾郭郭拉	七兩三錢，一匣	治眼疾，拔毒，收口
36	辣依斯得杜爾們底拉	一斤十四兩，二匣	治吐血、紅痢疾
37	多爾們底拉	二斤十一兩，一匣	治吐血、紅痢疾
38	得蠟得馬爾達	八兩八錢，一匣	治傷熱之症
39	臥博博那果	六斤七兩，一磁瓶	能化痰
40	瑟拉必諾	一斤二兩四錢，一匣	能化痞疾，解肝毒
41	額勒蜜	一斤，一匣	能壯筋骨，發散腫毒
42	思朋熱牙	二兩八錢，一匣	能治鼠瘡、疔瘡
43	巴思達	一斤十二兩一匣	係吐藥
44	古馬拉必各	二兩三錢，一匣	能去火解毒
45	得勒礪剛地	八兩七錢，一錫合	能止血，治癆病
46	歐福爾必窩	一兩，一錫合	係外用搽藥，去瘡上瘀肉
47	噶斯多里約	一斤三錢一匣	能化濁痰，順氣
48	額里斯波羅碧額達得	八兩二錢，一玻璃瓶	能避瘟病，治牙病
49	厄里克西爾必厄達底思	一兩，一玻璃瓶	能避瘟病，治牙病
50	馬斯底斯	三斤十五兩五錢，一匣	能補脾胃
51	瓦牙郭	七錢，一玻璃瓶	合膏藥用
52	阿莫你牙果	六斤九兩六錢，一錫合	能化痰
53	噶拉巴諾	八斤三兩二錫合，一匣	能化痰
54	白得畧	七斤一兩，一磁瓶	能化濕痰，利小水，解毒
55	西巴爾撒蘇爾佛勒	四兩，一玻璃瓶	治癆症、咳嗽、吐痰，順氣
56	巴爾撒末多爾們底那	四兩，一玻璃瓶	治癆症、咳嗽、吐痰，順氣

57	阿里斯多羅吉牙	九兩，一匣	能化痰，利小水，和血
58	薩朋	四斤六兩一匣	係膏藥料，治溜火、半身不遂
59	索爾達	十斤八兩，二匣	治跌打損傷，和血
60	噶種得	七十七斤十三兩六錢五分，二磁瓶，三匣	能補脾胃，去心跳、頭迷
61	格羅佛尼	三斤，一匣	能發散，化痰，順氣
62	白斯噶肋菓	七兩，一匣	能發散，化痰，順氣
63	郭羅佛你牙	五斤十一兩，二匣	能發散，化痰，順氣
64	斯噶末尼牙	一斤十三兩，一匣	能發散，化痰，順氣
65	倭硫黃	九斤十四兩七錢，二匣	能溫補命門，相火
66	龍涎香	六斤三兩九錢九分，二匣	能保心，補脾胃，散悶氣
67	吸毒石	十三兩五錢，一匣	治痘疹、毒瘡、疹毒、傷寒
68	保心石丸	十五兩，一匣	治瘧疾、傷寒，解小兒痘疹
69	昂地謀牛鐘	二個，一匣	或水或酒，裝滿放十二時辰服，治痰火病

圖 10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時期學者姚衡《寒秀草堂筆記》部分書影



圖片來源：[清]姚衡：〈賓退禱識〉，《寒秀草堂筆記》卷3，載《咫進齋叢書》第2集，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十九年刊本，圖書編號：CHL9100.7833，頁2—7。

關於西洋藥物傳入清宮的紀錄，各種文獻檔案均有記載，如蕭爽《永憲錄》中記錄了江西巡撫王企靖進獻給康熙皇帝的西洋藥物就有格爾莫斯、歌爾德濟德辣、德哩啞嘎、巴木撒木香避風巴爾沙摩、金濟納等 26 種。^①康熙《萬壽盛典》中記錄了戶部尚書王鴻緒進呈的西洋藥物就有西洋鹽露、西洋化五金水、西洋羅斯瑪里諾露、西洋巴爾撒木阿餗餗克里的果、西洋古巴依巴油等 11 種。^②這兩種書都是記載西洋藥物較多的文獻，也是極為罕見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獻，但與姚衡的《寒秀堂筆記》所載西洋藥物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了。這裏一方面可以反映在清代康乾之際通過澳門而進入清宮的西洋藥物數量之巨，絕不是某些著作中所言的十幾種那麼少，另一方面，更可以反映清代康乾之際儘管出現過很多清王朝禁絕天主教的運動，但這一時期中西經濟文化交往之繁盛並沒有因為禁教運動而被阻滯。這份文獻所包含的有關西學的資訊提供了我們一個極好的研究課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八年杭州學者繆良《塗說》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還有一本漢籍，即清乾嘉時期杭州學者繆良的《塗說》。繆良（1766—1835），字兼山，號孔良，又號蓮仙，浙江仁和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補弟子員，好遊歷，曾來澳門遊玩，見到了澳門聖保祿教堂裏的西班牙美婦，深為感觸。後來又看到他的同鄉金采香所作的〈戊午秋觀夷婦禮拜詩〉八絕句，將該詩錄入其著《塗說》中。下移錄全文（圖 11）：

余向至澳門，見夷婦拜廟者，呂宋國人為最美，嘗謂詩稱美如玉，惟此足以當之。後於鶴山署同事陳耐菴案頭，得閱吾杭金采香所作戊午秋觀夷婦禮拜詩八絕句，情景如在目前，因備錄之。其詞云：

三巴門內瑞煙開，夷婦殷勤禮拜來。席地跣趺忘日永，氤氳人氣繞蓮臺。夷廟名大三巴者，開創自前明時，巋然屹立，俯視全壘。左鐘樓垂三百餘年，時刻無纖毫舛錯。廟門石柱層累，而上凡三接，若有神助者。其俗禮拜曰好日，每七日一禮拜。是日老少畢集，奴婢成羣，相率跪佛前聽講，香煙人氣滿室，氤氳至鞫脰，竟日不倦。

一雙纖手嫩於蓮，對佛持經志益虔。百八牟尼剛數罷，堂頭法語又傳宣。夷性喜修指甲，不事麻姑，長爪而纖巧白嫩，仍足令人心醉。多有識本國文字者，持經一卷，息心默誦，無老少，咸手戒珠。一日中，沙彌屢傳法語，若開導然。

一聲棒喝碧天寥，靜撫風琴古韻遙。彷彿魚山開梵唄，羣芳屏息謝塵鷲。廟門內有經閣，和尚誦經其上，每誦畢奏樂一回，其風琴有太古遺音。堂左有小圓臺，高五尺許，圍以白綢，沙彌拾級而登，手舞足蹈，為說一切，法眾屏息點頭，似有所悟。

^① [清]蕭爽：《永憲錄》卷 1，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1 輯，影印乾隆十七年自序刊本，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頁 24。

^② [清]王揆：《萬壽盛典初集》卷 59《慶祝》5《貢獻》6，《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4 冊，新北：商務印書館，頁 81—84。

頰泛紅潮豔似花，盈盈秋水玉無瑕。青紗蓋卻春風面，步障何須仿謝家首二語為夷婦寫照，僅得什之六七，惜無周昉寫生手，為傳阿堵。至其往來行路，俱以青紗一方覆身首，有古者施步障遺意。

瓔珞垂胸半掩藏，冰肌耀雪暗飛香。愛他衫子袈裟薄，持較龍綃分外涼夷婦不施脂粉，不飾珠翠，佳麗者肌膚多澤以花露水。胸垂瓔珞，鈕門半開，一種光華射目，香氣襲人，別有天然真色。所衣名袈裟，布質輕而文薄如紙，白如雪，機杼玲瓏可愛。夷婦貼身服之，越顯肌膚紅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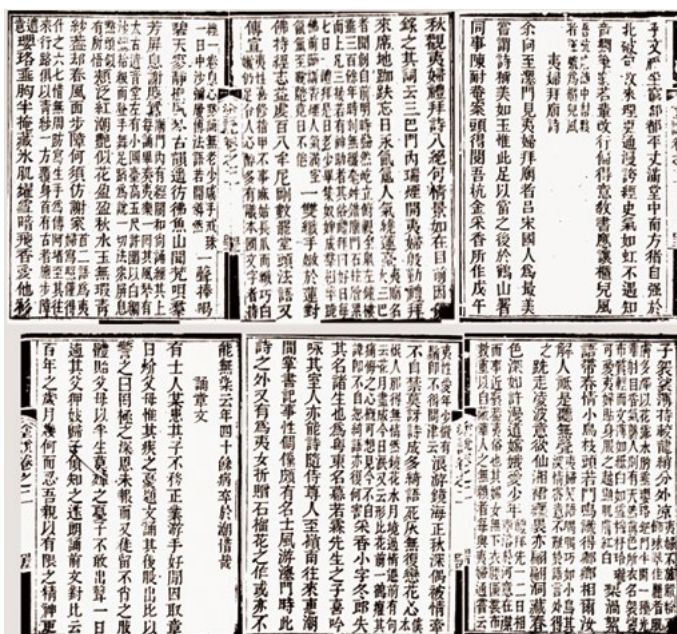
梨渦絮語帶春情，小鳥枝頭若鬥鳴。識得卿卿相爾汝，解人祇是聽無聲夷婦笑語嗚嗚，巧如小鳥。其深情密意，不難於語言外得之。

跣走凌波意欲仙，湘裙纏裹亦翩翩。洞藏春色深如許，漫道嫦娥愛少年禮拜先一二日，相率浴於河，意在潔而事近褻，蓋夷俗也。其婦女無下衣，腰圍羣布數重以自蔽。華人之無賴者，每與夷婦通，嘗云夷性愛年少，微有鬚即不得問津云。

浪游鏡海正秋深，偶被情牽不自禁。莫訝詩成多綺語，死灰無復戀花心僕本恨人那得無情，然鏡花水月，境過情遷，前有句云：花月盡成今日淚，又云：形比花前一鶴癯。其痛悔之心，概可想見。今不自諱，即不自恕，綺語亦復何害。

采香小字冬郎，失其名，諸生也，為粵東名幕若霖先生之子。喜吟詠，其室人亦能詩。隨侍尊人至嶺南，往來惠、潮間，掌書記事。性倜儻，頗有名士風。游壘門時，此詩之外，又有為夷女折贈石榴花之作，或亦不能無染云。年四十餘，病卒於潮。惜哉！^①

圖 11 繆良《塗說》卷 2〈夷婦拜廟詩〉



圖片來源：[清]繆良：〈夷婦拜廟詩〉，《塗說》卷 2，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八年如此草堂刻本，頁 42—45。

^①[清]繆良：〈夷婦拜廟詩〉，《塗說》卷 2，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八年如此草堂刻本，頁 42—45。

關於金采香的〈夷婦拜廟詩〉八絕句，在[清]方恆泰《橡坪詩話》中亦有具錄，八絕句已為世人所知，但金采香寫的〈夷婦拜廟詩〉除了這八絕句的詩文外，每一絕句詩均有極為詳細的注釋，而這些注釋中夾雜了金采香在澳門停留時許多所見所聞，均為我們今人所不知的史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第一首詠三巴寺絕句的注釋就稱：“左鐘樓垂三百餘年，時刻無纖毫舛錯。”不僅介紹了當時的鐘樓位於大三巴教堂的左邊，而且介紹了鐘樓上的時鐘三百年來所報時間從無舛錯。又稱：“廟門石柱層累，而上凡三接，若有神助者。”這是在中國文獻中第一次對大三巴牌坊進行的文字描述。又稱：“其俗禮拜日好日，每七日一禮拜。是日老少畢集，奴婢成羣，相率跪佛前聽講，香煙人氣滿室，氤氳至鞠脛，竟日不倦。”對於大三巴教堂禮拜日宗教活動的描述如此細緻，這在中文文獻中也是首見。第二首絕句的注釋則是對聖保祿教堂內的神父和修士的細緻描寫，稱他們“喜修指甲”，“長爪而纖巧白嫩”，以及他們手持經卷、息心默誦的形態等等。第三首絕句的注釋說明大三巴教堂內有一宣講聖經的“經閣”，誦經後還有鋼琴奏樂。大三巴教堂左邊還有一個高五尺許的小圓台，神父在上面宣道。第四首絕句的注釋主要是對澳門葡萄牙婦女的描寫：“其往來行路，俱以青紗一方覆身首。”介紹了來教堂參加宗教活動的葡萄牙婦女的衣著和裝飾習俗。第五首絕句的注釋仍然是對澳門葡萄牙婦女的美貌和裝飾打扮的讚歎：“夷婦不施脂粉，不飾珠翠，佳麗者肌膚多澤以花露水。胸垂瓔珞，鈕門半開，一種光華射目，香氣襲人，別有天然真色。所衣名袈裟，布質輕而文薄如紙，白如雪，機杼玲瓏可愛。夷婦貼身服之，越顯肌膚紅白。”第六首絕句的注釋則是對澳門葡萄牙婦女的說話的語音的讚美：“夷婦笑語喁喁，巧如小鳥。其深情密意，不難於語言外得之。”第七首絕句的注釋則詮釋了葡萄牙婦女的一種習俗：“禮拜先一二日，相率浴於河，意在潔而事近褻，蓋夷俗也。其婦女無下衣，腰圍羣布數重以自蔽。華人之無賴者，每與夷婦通，嘗云夷性愛年少，微有鬚即不得問津云。”第八首絕句的注釋則是對他自己在澳門寫成的這些歪邪不正、沒有意義的“綺語”之絕句的解釋：“僕本恨人那得無情，然鏡花水月，境過情遷，前有句云：花月盡成今日淚，又云：形比花前一鶴癩。其痛悔之心，概可想見。今不自諱，即不自恕，綺語亦復何害。”絕句之後，又對絕句的作者金采香進行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介紹，金采香：“小字冬郎，失其名，諸生也，為粵東名幕若霖先生之子。喜吟詠，其室人亦能詩。隨侍尊人至嶺南，往來惠、潮間，掌書記事。性倜儻，頗有名士風。游學門時，此詩之外，又有為夷女折贈石榴花之作，或亦不能無染云。年四十餘，病卒於潮。”根據方恆泰的《橡坪詩話》，我們雖然知道金采香和他的八絕句，但並不瞭解金采香為何人，此處將這位曾經在澳門留下美麗詩篇的杭州詩人寫下了一個小傳，使我們對作者有了更多的了解。總之，這首金采香〈夷婦拜廟詩〉八絕句注釋的發現，不僅對清代澳門社會風俗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而且也對清代澳門文學史增加了新的認識。

十一、結語

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入發展，離不開新史料的發現，一個時代的新史學更離不開人們對新資料、新文獻、新檔案的開掘和利用。過去我們是用這種方法走進的澳門歷史研究，今後我們仍然會一如既往、繼續沿着這條不斷深入開掘新史料的道路前行，以求真正深入探索澳門歷史研究的更高境界，而入其學術研究之堂奧。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